

春鸠与百舌(上)

□张海华 文/摄



珠颈斑鸠

最近天气晴好，春光明媚，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，近段时间，耳畔常能听到各种悦耳的鸟鸣声。对这些春日里爱唱歌的鸟儿，古诗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“春鸠”；对于唱得特别好听的一种鸟，则称之为“百舌”。聊举数例如下：

微雨霭芳原，春鸠鸣何处。(唐·韦应物《东郊》)

林外鸣鸠春雨歇，屋头初日杏花繁。(宋·欧阳修《田家》)

百舌来何处，重重只报春。(唐·杜甫《百舌》)

那么，在我们身边，所谓“春鸠”通常指哪些鸟呢？“百舌”又是什么鸟呢？这里就分上下两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上篇主要说“春鸠”，下篇重点讲“百舌”。

说起“鸠”，现代人往往会下意识认为就是指斑鸠，也就是俗称的野鸽子。其实不然，在古代，“鸠”的含义要广得多，可以指代很多种鸟。

“鸠”作为鸟名在诗中出现，最早见于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中有很多诗都提到了“鸠”，它们并不一定是指斑鸠。比如说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中的雎鸠，历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是指鸕(一种善于捕鱼的鹰)；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中的鸠，现代学者研究认为，那是指红脚隼、红隼之类的小型猛禽；“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”中的鸣鸠，通常认为是指布谷鸟(即大杜鹃)。

当然，毫无疑问，斑鸠也是“鸠”之一种。而且，在《诗经》之后的很多古诗里，鸠，特别是“鸣鸠”，确实多指斑鸠。在宁波，最常见的斑鸠就是珠颈斑鸠。这种鸟很好认，其颈部为明显的黑底白点，好像缀满了粒粒珍珠，故名“珠颈”。它们常在草地上慢慢行走、觅食，不太怕人。在繁殖季节，也常在居民窗外的角落或花盆中筑巢。

最近，我们常能听到远处传来悠远、低缓，还略有点深沉的叫声：“咕咕，咕！咕咕，咕！”前两个音节有点拖长，最后一个音节为重音。有时，这叫声稍有点变调：“咕咕哦咕咕，咕咕哦咕咕……”不消说，那便是珠颈斑鸠在鸣叫。

白头鹎



白头鹎(bēi)是宁波城区最常见的鸟，比麻雀还多见。白头鹎全身以灰绿色为主，成鸟的后脑勺的位置是一丛显眼的“白发”(未成年时头部为灰色)，故得了个“白头翁”的俗名。

小小“白头翁”，很爱唱歌。清晨窗外的啾啾鸟鸣，总少不了它们的合唱。白头鹎平时叫声比较单调，但在春天谈恋爱时节，也会发出婉转的鸣唱声。那声音很像“巧克力，巧克力”，听上去很甜蜜的样子。

有趣的是，据说白头鹎还有不同的“方言”呢！我曾看到报道，说杭州的鸟类研究学者曾在《动物学研究》杂志上发表论文，称杭州城区的白头鹎就至少有8种“方言”——专业的说法，叫做鸣声的“微地理差异”。

这么说来，光在杭州，白头鹎就已经有多种“方言”了。由此我忽然有点好奇：显然，宁波的白头鹎说的会是这种鸟的“宁波话”，那么当杭州、宁波两地的白头鹎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它们在交流时会不会也有一丁点的“语言障碍”呢？

大山雀



鸟的鸣唱，最主要的意义有两方面。其一是求偶、表达爱意，即唱情歌；其二，则是宣示领地。这在大山雀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。

大山雀是一种活泼而好奇的小鸟，无论在城市公园还是山里都很常见。当春天来临，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其雄鸟常站于一根高枝，持续放声高歌，音调急促多变，“歌词”有时是“急急嘿，急急嘿”，有时却是持续的“别急，别急”，特别好玩。从它的歌声中，我仿佛感觉到了它想建立领地，呼唤爱侣的急切心情。

相对而言，另一种常见的山雀即黄腹山雀，其鸣声就没有大山雀那么响亮多变，不过也还算清脆婉转，有点类似于不停地唱“织呀织，织呀织”或“咯吱，咯吱(‘咯’字发声很轻)”。

多年的观察表明，大山雀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。如果在山脚随便挑一处树林，用手机播放一种类似群鸟乱鸣的声音，第一个跳出来查看情况的，基本上都是大山雀。它会在眼前跳来跳去好一会儿，不停地东张西望，查找声音的来源。最后，它实在发现不了到底是谁侵犯了它的领地，就只好悻悻地回去了。

鹊鸂



每年早春的清晨时分，在我家对面的楼顶，或附近的树上，常有一只小鸟雄踞最高处，卖力地鸣唱，而且一唱就是十几分钟，毫不停歇，似乎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快乐。

最初，我先闻其声不见其鸟，心想谁唱得这么好听啊？后来，在望远镜里，清晰地看到了这只黑白两色、衣着朴素的鸟儿——竟然是最常见的鹊鸂(qū)！

鹊鸂是本地常见留鸟，其雄鸟的头部和上体主要为黑色，并具有蓝色金属光泽，雌鸟上体以灰褐色为主。

鹊鸂雄鸟的歌声实在太动听了，可谓极尽音调变幻之能事。我不禁感叹，自己的词汇量是如此贫乏，描述能力是如此欠缺，实在无法把所听到的天籁用语言转述其美妙之万一。

棕背伯劳



伯劳，即成语“劳燕分飞”中的“劳”，因嘴有弯钩，生性凶猛，善于捕食小动物，故有“小猛禽”之称。中国的伯劳有十几种，其中分布最广、最易见的就是棕背伯劳。在宁波，棕背伯劳也是极常见的鸟。

棕背伯劳喜欢威风凛凛地站在最突出的位置，发出“桀，桀”的刺耳叫声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。有时，伴随着响亮的叫声，其尾羽呈扇形张开，并不停转动，大有威胁之意。

不过，这家伙有时竟也会发出“居居，啾啾”的婉转之声，以至于当初我第一次听见这歌声时，还摸不着头脑：到底是什么鸟在叫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棕背伯劳非常聪明，也很会模仿其他雀鸟的叫声。至于在啥时候想怎么鸣叫，一切看它心情吧。

严格说来，伯劳这种鸟是不能算作“鸠”的，因为古人对其有明确的称呼，最早称之为“鵙(jú)”，后来多称为伯劳。不过，考虑到它有时也会唱几声好听的，姑且也把它列为“春日鸣鸠”之一种吧！